教育导报

Education Guide

在这里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……

四川省教育厅主管　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（四川教育电视台）主办　《教育导报》编辑部出版　教育导报微信　JYDB　教育导报网
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1-0052　邮发代号 61-141　2026年11月19日　星期四　今日4版　第102期　总第4237期



告别“表演式劳动” 孩子真动手 成长真发生

本报记者 何元凯

有的烹饪课上，成品摆盘精致，孩子拍完照就交由老师、家长收尾；有的收纳课上，孩子跟着示范收拾得整整齐齐，回到家里自己收拾行李箱时却乱作一团。劳动教育推行多年，校园种植园、手工课堂、主题实践遍地开花，热闹的表象之下，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摆在教育者和家长面前：孩子是真劳动，还是仅仅在“表演式动手”？

作为国家必修课程，劳动教育没有统一教材，给学校留下了充足的校本化探索空间，却也容易在实践中走样：有的学校依靠一两个特色项目撑起整门劳动课程，有的课堂一味看重成品颜值，轻视过程育人；不少家庭依旧把劳动和学习对立起来，认为做家务会耽误孩子学业……近日，以“真实·融合·成长”为主题的2026年四川省义务教育劳动、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交流研讨活动在成都举行。一线骨干教师、教研员、专家齐聚一堂，围绕劳动教育的落地难点深入研讨，共同探寻让劳动教育走真、走实的路径。

审视“表演式劳动”

热闹背后，是孩子成长的缺位

所谓“表演式劳动”，本质上是劳动教育脱离孩子真实生活，缺少全员深度体验的过程，长效育人价值不足，最终陷入育人空转。很多活动看似全员参与，实则只是被动模仿、配合展示、走马观花，很难沉淀为扎实的劳动素养。

“不少劳动课陷入一个误区：简单把‘动手’等同于‘育人’，技能训练脱离生活本质。”湖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劳动教育教研员苏杭直指痛点。当下很多劳动课堂停留在“教师示范、学生复刻”的模式，评价标尺常常是作品好不好看、整不整齐，忽略了过程里的规范意识、问题思考与价值体悟。

他举例，有些烹饪课逐渐变成摆盘创意比拼，有些收纳课只在意叠放是否方正、美观，却没有引导孩子思考“为什么要这样做”“怎样的方式更适配自己的出行需求”。小组劳动中，还普遍存在“少数人实操、多数人围观”的现象，核心劳动体验没有覆盖每一名学生，孩子缺少亲身体验，成长自然无从谈起。

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钱旭鸯进一步厘清容易混淆的认知：“劳动课程的校本开发”不等于另起一套“校本劳动课程”。前者是在国家课标框架内做本土化落地，后者则容易抛开课标自行设计内容。这也是部分学校容易踩的“坑”：用种植、非遗等少数特色项目支撑劳动课，甚至随意改动课标划定的任务群名称。“课标明确的三大类劳动、十大任务群，对应着劳动素养的全面培育，单靠一两个特色项目，覆盖不了完整的育人目标，也容易背离劳动育人的初衷。”钱旭鸯说。

课堂之外，家庭端的“表演式劳动”同样不容忽视。德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劳动教研员苟振华谈到一个普遍困境：劳动教育常常“校内热、家庭冷”。不少家长仍秉持“成绩优先”的想法，对所有家务大包大揽；也有家长愿意让孩子劳动，却不清楚不同年龄段适合哪些任务、应把握怎样的尺度。孩子在学校习得的劳动技能，回到家中缺少接续练习的机会，便慢慢被搁置、遗忘。苟振华担心，长此以往，孩子容易把劳动当成学校布置的任务和展示活动，而不是自己生活里本该承担的责任。

拆掉“表演舞台”

还给孩子亲历与思考的空间

想要跳出“表演式劳动”的怪圈，首先要让劳动课堂回归真实生活，跳出“成品至上、展示优先”的导向，把完整的劳动流程、试错的空间、独立思考的权利交还给每一个孩子，让成长发生在完整体验之中。

研讨活动现场展示的两堂课，为“真劳动”提供了鲜活样本。德阳市青云山路小学校的花馍制作课，不只看造型颜值，兼顾技艺传授与习惯培育。孩子们揉面、擀皮、捏制造型，在实操之余，养成“余面收纳、工具归位、清洁台面”的好习惯，在细节里涵养劳动品质。成都市七中育才学校学道分校的行李箱收纳课，也没有局限于折叠技巧教学。老师没有直接示范折叠、收纳方法，而是抛出一连串生活化问题：要去什么地方、天气如何、几天行程、怎么去，哪些必需品一定要带，哪些可以精简或舍弃？孩子们自主梳理清单、权衡取舍，收纳练习由此变成一次生活规划与统筹能力的锻炼。

两堂课切入点不同，育人方向却一致：劳动教育不只是让学生动动手，而是依托真实情境下的深度体验，帮助学生树立劳动观念、习得劳动能力、养成劳动习惯。

苏杭认为，告别“表演式劳动”，课堂要完成三重转变：劳动技能训练不能停留在模仿操作，要走向综合运用；要允许学生失败，鼓励他们发现问题、迭代优化；评价重心，要从最终的成品，转向学生在劳动过程中的反思与调整。

钱旭鸯也为校本课程开发划出清晰边界：坚持劳动与教育有机统一，不能只练技能、缺少价值引领；跨学科融合必须守住劳动本体属性，不能把劳动课上成美术课、科学课；充分盘活本土资源，让学生真实的劳动经历成为课程内容。

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朱雪林用6个“真实”概括优质劳动课程的标尺：真实情境锚定需求、真实任务驱动实践、真实过程人人亲历、真实支架赋能进阶、真实评价指向素养、真实迁移延伸生活。“具备这6个要素，就实现了劳动课程教学从生活中来，基于生活需求，最终又回到生活当中去。”朱雪林说。

家校同频

让劳动扎根家庭日常

校园搭建起劳动教育主阵地，家庭则是劳动习惯持续生长的土壤。家长需要从旁观者，转变为和学校同向发力的协作者。

很多家庭的核心误区，就是将劳动和学习对立，把家务当成耽误学业的额外负担。钱旭鸯在分享中提到，劳动既有树德、增智、强体、育美的工具性价值，更有培育劳动观念、传承劳动精神的本位价值。孩子在劳动中练就的自理能力、责任意识、抗挫意志，是应对生活的底层能力，会成为伴随一生的素养。不少家长不是不愿支持，而是分不清不同年龄段适合什么劳动任务，担心安排得太难孩子做不好，安排简单了又流于打卡，难以坚持。

针对家长“不会引导、不敢放手”的普遍难题，苟振华介绍了德阳可落地、可复制的家校实践。当地依托家长学院持续开展专题指导，并编制了分学段家庭劳动清单，明确各学段内容、能力要求与安全注意事项：低学段以整理个人物品、做简单家务为主，中学段尝试家常烹饪、家居维护，梯度清晰，方便家长循序渐进引导孩子劳动。

德阳还举办家庭劳动实操竞赛，定下明确规则：学生独立完成任务，家长仅可口头提示，禁止上手代劳。“家长平日是否放手，在竞赛里一目了然。这类活动倒逼家长转变观念，把劳动教育落实在日常，让孩子真正上手。”苟振华说。

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劳动与综合实践教研员肖慧介绍，成都部分学校积极探索打通家校育人断层，推行“劳动银行”、成长档案袋等做法，用劳动成长记录串联起校园与家庭：学校记录课堂实践，家庭留存日常劳动瞬间，跟踪学生持续的劳动过程与能力变化，共同构成学生劳动素养评价的证据链，既缓解“校内热闹、家中空白”两极分化的问题，也让评价更加全面、客观、真实。

区域托底

为真劳动提供常态支撑

告别碎片化、表演式劳动，单凭一所学校、一个家庭很难实现，需要区域统筹提供常态化支持。

面对薄弱学校师资不足、课程供给乏力的问题，德阳探索“集团+家庭”双轮驱动模式：由7所集团龙头校牵头、20所成员校协同，共同打造优质劳动课程。目前23门集团课程已进市级资源库，涵盖农耕种植、植物染、榫卯木工等内容，让薄弱学校也能开设优质的劳动课。

成都市锦江区则从课时、师资、督导三方面为劳动课程兜底：劳动必修课每周不少于1课时，可灵活采用长课加短课、课时连排；配齐专兼职教师队伍；建立专兼职督学、专家督学、社会督学三支督学队伍，对课时保障、课程实施等开展专项督查，为真实劳动提供机制保障。

从一团面团、一只行李箱，到一日三餐、居家家务，再到广阔的社会场域与本土资源，劳动教育的“真”藏在细碎日常里。朱雪林表示，6个“真实”，说到底是在回答一个问题：孩子有没有全程亲历、有没有在真实任务里做选择、有没有经历失败再调整、有没有把课堂所学迁移到家里。

劳动教育没有统一教材，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课堂。告别“表演式动手”，不是让孩子多干几次活，而是让每一次劳动都有真实需求、有完整过程、有反思迁移。肖慧认为，学校守住真实课堂，保障每一个孩子亲历实操、独立思考；家长守住日常的边界，不包办、不代替、不功利。课堂去形式，家庭肯放手，区域有支撑，劳动教育才能从“拍照”“展示”变成支撑孩子自理、自立、自强的长久力量。

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

七日谈

名字不应成『笑料』，玩梗需要有边界

马晓冰

“妈妈，我不想叫嘉豪了，能不能改掉？”据广州日报报道，一名小学生因名叫“嘉豪”，长期被同学起哄嘲笑，多次向母亲提出改名。母亲不解：名字寓意美好，寄托着家人的祝福，怎么成了被嘲讽的由头？无厘头的梗，落到孩子身上是实实在在的困扰。

此“嘉豪”非彼“嘉豪”，孩子的困局来自姓名标签的滥用。社交媒体上，“嘉豪”已成为一个热梗：它不再指某个具体的人，而是被抽离成一个可套用的贬义标签，用来调侃“用力过猛”“刻意博取关注”“自我感觉良好却略显尴尬”等行为。谁在视频里表现得有点“刻意”，评论区就会出现“太嘉豪了”“嘉豪本豪”。“豪言豪语”“豪到我了”等说法也随之出圈。一个普通名字在网络语境中被重新定义，成了传递“你真可笑”的隐喻表达。讽刺的是，这个梗最初源于一次标签错误，被调侃的男孩其实并不叫“嘉豪”。传播中，名字与具体的人脱钩，成了凭梗识人的社交符号。

可网络上的“嘉豪”越抽象，现实中的嘉豪就越具体：点名时被哄笑，自我介绍时被起哄，名字被同学拿来开玩笑。名字是每天被叫到的身份标记，被反复赋予嘲弄意味，孩子感到的不是幽默，而是难堪和被孤立。

名字成为负面标签，“嘉豪”并非第一例。“我家子涵”梗本意是讽刺过度保护、无理取闹的家长，但玩着玩着，讽刺对象从“家长的行为”滑向了“孩子的名字”，许多名叫子涵、梓涵、紫涵的孩子被误伤。

玩梗越界，不是“开玩笑”那么简单。孩子爱玩梗，大多是在寻找群体认同感：一个梗说出口，周围人哄笑，说的人获得了关注，笑的人有了融入感。可当梗带有歧视或人身攻击意味，被调侃的人只有害怕、难过与无助。曾有男孩因名字带“坤”字被同学恶搞、起外号，出现抑郁、厌学情绪，甚至自伤。用他人的姓名当笑料，“好玩”就变成了霸凌。

姓名何以成梗？“嘉豪”梗没有确切所指，不描述具体的行为，却几乎适用于所有场景，表意符号沦为空洞的表达工具。但语言不只是交流的工具，也是思维的载体。当梗取代了精确的表达，语言退化成几套“万能句式”，我们失去的不只是几个生动的词，更是准确表达思想与情感、深入思考的能力。烂梗伤害的不只是“真嘉豪”“真子涵”，还有语言文化生态。

让语言从烂梗中挣脱，家庭是第一道关口：教孩子共情与尊重，不拿别人的难堪当乐子；教孩子说话的分寸，“没有恶意”不是口无遮拦的挡箭牌。学校是第二道关卡：应规范用语，鼓励孩子精准表达；允许个性化与多元化，但不把“玩抽象”当时髦。网络平台与社会各方也应清朗语言生态，减少无厘头烂梗的传播。提升审美与表达品位，才能压缩烂梗滋生的空间。

名字不该成为玩梗的素材，更不应让无辜的孩子替烂梗买单。

家教周刊

电子版：jydb.scedumedia.com　邮箱：jjzk-2@126.com　电话：028-86110109　86110843

总编辑　刘磊　副总编辑　倪秀　杜蕾　编辑　向颖　美编　佘依颐